

斜阳温柔

——雷峰塔的故事

王旭烽 著

作家出版社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斜
阳
温
柔

王旭烽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斜阳温柔/王旭烽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063-2465-2

I. 斜…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343 号

斜阳温柔

作者: 王旭烽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梁潇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60 千

印张: 11.5

插页: 6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65-2/I·2449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温柔的消亡

——写在前面的话

王旭烽

这部小说，是围绕一个王国的消亡与一座塔的诞生而演绎完成的。

国是吴越国，塔是雷峰塔，而时间则在吴越国将亡未亡的公元975—978年之间。

从史书记载看，雷峰塔恰恰建于这一历史时期。公元975年左右，也就是吴越国协助北宋灭南唐之时，西湖边净寺前夕照山下开始建造雷峰塔。公元976年春，吴越国末代国主钱俶第一次北上朝觐。两年以后的公元978年，钱俶再次北上，并纳土归宋，吴越国消亡。公元979年，钱俶随宋军出兵北汉，北汉亡。中华民族在近百年的分裂混乱之后，终于又进入了大一统的格局。

当我们指点历史上的明君时，开国君主是占有很大比重的，而几乎所有的亡国之君都可以进入昏庸无能的行列，吴越国的末代君王钱俶实在算是一

个例外，他基本上作为一位明君被肯定下来的。中国历史上鲜有这样的先例，一个王国消亡了，但百姓几乎意识不到朝廷已经换了姓，没有国破家亡的流离失所，更没有血流成河的狼烟四起。一个王国消亡了，但这片土地却更加富饶美丽，人民也相对的能够安居乐业。一个王族消亡了，但千百年来这个家族的后代强健而智慧地延续着，并且越来越壮大。

就吴越国纳土于大宋王朝的关系而言，是人民需要统一带来的安定，是历史在长久的分裂之后渴望终于来临的和平。一个国主就这样仿佛命里注定般地要来结束祖辈的基业，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个人的悲剧，但从更高更广的层面看，更是历史和民族的正剧。

我企图在这部作品里表达这样一种认识：关于终止的意义——对一切不人性的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走向的事物的终止——尤其是自我终止，不仅是一个理想，一项善举，也是一种天意，终止是有终止的力量所在的。

在这部虚构的作品中，就这样出现了高贵却又忧郁的宫廷夫人，敏感而又复杂的将军和开明但更多疑的君主，他们围绕着一座塔——雷峰塔，展开了自己的命运故事。

即使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多少也要因为叙述和结构的需要作一些文学性的调整。比如为了叙事的需要，建塔时间被适度推

迟了一些，而小说中那位吴越国高僧延寿的西归也随之推迟了一年。

即便小说中多少还会出现一些史实与常识的失误，但她的精神是真实的：一座塔，也是一双合什的手，是祈祷和平的象征。

雷峰塔自1924年9月25日倒塌，将于2002年9月25日重建开光。

我把我的这部小说献给重建之后的雷峰塔。

斜阳本是接近消亡的阳光，但它消亡得无比温柔，就像雷峰塔在夕照之中。

2002年7月6日



王旭烽自述

出生在杭嘉湖平原上的我，祖籍虽在江苏徐州，自小却在浙江富春江两岸迁徙辗转。少年随父母入杭，从此与西湖作伴，品佳茗，历山川，风雨人生，荡涤情怀，求学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沉醉于文学，曾供职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现为浙江文学院作家。

从事文学生涯二十年，杜鹃声里，烟雨楼中，遂成文字，凡四百余万，其中十年一剑，磨得《茶人三部曲》，前二卷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另有多部小说、随笔问世，对茶文化及杭州地方文化史情有独钟。又旁涉影视，有近百集电视专题、专栏节目参与制作编导。

《斜阳温柔》是我继《茶人三部曲》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敏 袁 敏
瀟 瀟
梁 王
銀 國

編輯
設計
制作
責任
裝幀
電腦

第一章

吴越国将军水丘执雷从金陵凯旋回杭州去，战舰后拖着一艘花舫，乘坐着一群从南唐后宫掳来的美人。吴越国主钱俶赐水丘荣誉称号“托塔将军”，这称号反而让将军不安。谋士罗约与将军有共同的抱负，而南唐降臣韩让之则只关心现世的享受，他执请将军对准备送入吴越国后宫的美人们进行一次视察，英雄美人的故事就此开始。

爱情发生在应该发生的地方，水上的故事就此开始。美人如云，纷纷来下，使出浑身解数，要博那吴越国火箭神军统领水丘将军一笑。

将军近年来历经沙场，但依然年轻。他面颊削瘦，鼻梁挺拔，盔甲战袍，江南式的英俊。左手托一尊三寸许高的金涂铜塔，目光低垂，无欲无情，阴沉，甚至倾向于阴鸷，正襟危坐于舳舻甲板之军

帐中。

将军帐前，罗列着羽扇纶巾的智囊谋士，锦衣玉食的花间词客，远道从新罗、高丽前来贡贺的商人，早已归顺的南唐降将，过于严肃的高大的贴身侍卫，掩饰不住归乡喜悦的随军出征的吴越国文臣，云游金陵后搭船前往江南的僧人。

舰队凯旋，舟楫水行，旗幡猎猎，下金陵，出扬子江，欲经镇江扬州，折入运河。两岸江南沃野，陌上花开，正是佳人缓缓归矣的良辰美景！

乙亥年11月乙亥日，大宋王朝开宝八年冬（公元975年），吴越国大军协助赵宋军队攻打南唐国都金陵，其中吴越军中一支火箭神军神勇无比，统领水丘执雷将军，担任了此次攻城的先锋，立下大功。

是日恰逢农历冬至。军中规矩，此日即便有天大的战事，也必定休战，犒劳将士会饮，一醉方休。水丘将军却对手下将士们说：“今日冬至，金陵城中南唐将士，必定以为我们要大摆宴席，不予攻事，他们也必定松弛下来。我们正可趁此机会出其不意，达到我们的最后胜利。”

果然，他手下那一群勇敢的士卒，成百上千地背着火箭筒向金陵城东门发起了攻势，这武器不要说南唐将士尚未见过，就是大宋主力部队曹彬将军所统领的军队也不曾见识。只见那些火箭军士半跪在地上，发出一枚枚火箭，它们在空中发出亮丽的火光，尤如节日的礼花。

起初，金陵城头的守兵不知何物，见火花在半空

开放，还以为是新奇出巧的吴越国人又在冬至玩出了什么新花招，有士兵甚至拍手大笑，笑声未落，但见那火团却已经飞射过来，直落城头。

不知猛油何物的南唐兵连忙用水扑浇，谁知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顷刻间金陵城东门就成了一面火墙。水丘将军大喊一声“跟我上”，身先士卒地冲上城墙，那飞速攀缘的动作让在场的人看得瞠目结舌，士卒贾勇们跟在其后，一鼓作气就杀进了东门。那南门的吴越军队士兵们闻知此讯，也趁势杀进南门。南唐后主在四面火墙中，不得不举国出降。

这场战争是吴越国主钱俶亲自挂帅上阵的，已经进行了两年左右，当此时，国主奉宋诏，于当年七月间归国。水丘将军以为攻下金陵之后，他也将奉召归国，班师回朝。谁知，直到南唐国君李煜肉袒请降，登舟北上，宋帝赵匡胤依旧要求火箭神军坐镇石头城，不得随便行动。

直到四月间，仿佛连年战事的一切善后事项都已经有了一个着落，而几乎所有在外打仗的吴越军队也都已经重返故国、一一到位，水丘将军才接到了让他沿水路回国的命令。彼时，已是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杂树生花，落英缤纷的清明时节了。

当归夫人第一次听说吴越国水丘将军的怪癖，是在去江南的水路上、就要到镇江的航程间。她是在舞姬赛小蛮的泣声中和大夫韩让之的劝告里，断断续续知道的，听说那水丘将军一脸拒美人千里之神色，他滴酒不沾，以坐禅之势坐观，动一动下巴，美人们乱

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而夫人却心静如水，一切与己无关，因为那与己有关的应该降临的事情都已经降临。她因此而像旁观者，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故事的缘起。

赛小蛮从帅舰上下来，还没到她们乘的大船甲板上，就哇的一声哭开了。她周围立刻就扑上去一大群女子，七嘴八舌地问她怎么了。赛小蛮哽咽不止，哪里还讲得出完整的一句话，断断续续地说：“……我完了……”她的整个身体就瘫软了下去。

众女子不免大惊，纷纷伸手扶她，问，难道小蛮的盖世舞技也无法赢得那凯旋归国的将军的青睐。小蛮摇着头哭诉：“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她这句话让一旁那些等待亮相的从前南唐后宫的女子们倒抽一口凉气。

始终扶着小蛮的韩让之一边使劲地扛着她，一边说：“这不能怪我们小蛮，水丘将军和我们南唐国君陛下，本来就是两种风格。陛下欣赏的，将军不欣赏，这不能说明我们小蛮有什么问题。美人之美，就在于国破家亡也改变不了她们的迷人。否则，国主何以在告别庙堂别离金陵之前，还忘不了听教坊的恨别之声呢。”

韩让之此话说得不错。赛小蛮原本不叫赛小蛮，她是从江南莲湖中被发现的采莲女，送进南唐后宫时才12岁。因为她身材颇长，腰肢纤细，双臂柔弱无骨，举手投足之间，摇曳如波如云如叶，便被派去学舞。而后又舞而优则仕，15岁那年一朝选在君王侧，成了南唐国主李煜后宫众多佳丽中的一位。连她的名

字也是李煜为她取的，典出白居易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李煜以为他的所爱当比白居易的更佳，所以取舞姬之名为赛小蛮。谁知城破国亡，美人作阶下之囚，如今想重有所属，那吴越国的将军竟然连头都不抬，怎不叫人欲哭无泪。

弦儿拎着琵琶跟在后面，一边说：“小蛮你也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好好在地上跳你的舞罢了，偏还要跳到台上去。你还以为是我们南唐后宫，你面对的还是我们国主陛下啊。”

韩让之见小蛮欲诉无声的样子，连忙为她申辩：“小蛮的步步莲花，若是没有那六尺高台，怎么表现出来。”

原来小蛮跳的是《采莲舞》，欲以一技之长获新君恩宠，谁知却连把门的这一关都没有过。她跳着跳着突然技痒，看到帐中水丘将军眼前摆着的那张案台，一时性起，就跳到了台上。当年她就是在李煜为她专门打造的六尺巨型黄金莲花上展开舞姿，惊压群芳的。她那时而回旋起伏像莲舟凌波、时而反身屈腰如一弯新月的奇特舞姿，使得南唐多少公子王孙神魂颠倒啊。一曲罢了，金陵城外立刻就传出了新的民谣：金陵佳丽不虚传，浦上荷花水上仙，未会与民同乐意，却与宫里看金莲。小蛮以为水丘将军也是后主呢，谁知这就倒了大霉。

弦儿依旧发着牢骚：“你跳到案台上去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动将军的铜塔。都说那小铜塔是将军的命根子，你动它干什么……”

小蛮才接过一口气来说：“我哪里是想动将军的

命根子，我是跳着跳着，满眼都是荷莲，我就把那放在案头的小铜塔也当了荷花来摘了。原本以为将军会喜欢呢，他不是封了托塔将军吗？谁知他大喝一声——退下——吓得我……呜呜呜，当场就从那台子上掉了下来……呜呜呜，我完了，可惜了我这步步金莲的舞艺啊，我再没有机会施展了啊，再不动弹我就老了啊……韩大夫你救救我……”

小蛮在那里哭天抢地，弦儿在这里不依不饶地继续埋怨，她和小蛮原本在南唐宫中就是一对争风吃醋的冤家。弦儿弹得一手好琵琶，是大周后娥皇线上的人，也是大周后生前惟一不妒忌的妃嫔。她演绎大周后的得意之作《邀醉舞破》和《恨来迟破》，最得大周后之精髓，可谓匠心独运，出神入化。大周后死后，她也是凭着这一手绝技赢得了国主宠爱，但凡李煜想到大周后，就会想到弦儿的琵琶，而国主是常常会想到大周后的啊，弦儿在众宫娥中的特殊地位可想而知。

此番重择新主，弦儿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特意地选中了《恨来迟破》这首曲子。她对吴越国的将军们并不了解，但想来男人都是一回事情，没有不好声色的。她的色本来就摆在那里，又比别人多了一番声，她是胜券在握的呢。谁知小蛮上场，打乱一切步骤，她的《恨来迟破》连一个音都没来得及弹，就和小蛮一起被打发下来，怎不叫人痛心。

此时，她也拉住了韩让之，口口声声地叫：“韩大夫你看我被小蛮连累得什么都来不及弹，您可不能看着我不管。怎么着你得给我再找机会，你要只偏着

小蛮我就跟你没完，韩大夫，你可不能不管我啊……”她也嚶嚶泣泣地哭开了。

这边还在哭着呢，那边花蕊姑娘又挤了进来，拉着韩让之就问：“韩大夫我要的蜂蜜你有没有给我弄到。”

韩让之哭笑不得地回答：“花姑娘您就不要给我添乱了，您看这里的事情我还没有安顿好呢。”

花蕊一听就不高兴了，嘟起花骨朵儿一样的小嘴说：“这话怎么说的，我这里都要上场了，蜂蜜还没有弄到。我又不像小蛮那样会跳，也不像弦儿那样会弹，从前在宫里承蒙后主怜爱，也就靠一张笑脸，靠那一身特殊香气，招来蜂蝶。其实我哪里是生来就有的花粉香，在这里说破了也无妨，那是香粉搽的脸，蜂蜜抹的头，这才招的蜂狂蝶舞。如今这两样都没有了，好不容易从姐妹处弄了点香粉，就指望着韩大夫您给我弄来蜂蜜，往将军眼前一站，蝶飞蜂绕的，给点光彩，或许还能有点盼头。您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可见您的偏心，我从前在宫里也白替您递那些话了。”

话说到这里，花蕊姑娘双眼一红，就站到船舷一边抹眼泪去了。韩大夫摇着头叹气：“说你们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又怕把话说重了，明明是男人不争气，没有护好女人，还拿女人来当挡箭牌。可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你们也该长点头脑，那个水丘执雷将军，从小就是寺庙里长大的，听说跟着一个姓喻的匠人只管造塔的事情。前些年到了汴京建塔，也不知什么事情让皇上看上了。后来点名让他当

了吴越军的将军，这才有了今日。此人从不寻花问柳，更不近女色。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喜欢的女人，肯定不是你们这样的。”

花蕊不抹眼泪了，反倒好奇地问：“那将军家里的夫人和妾是怎么样子的呢？”

韩让之说：“哪里有什么家啊，他就是个孤儿。他也没有妻妾，说出来你们不相信，他还是个处子呢。”

正在哭泣吵闹的女子们听到这里一声惊叫，就哄地一声笑了，笑过之后是长长的沉思，连小蛮也止住了眼泪问：“果然是个怪人。我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以为是个怜香惜玉之辈，所以才贸贸然动了那尊铜塔。没想到他竟然如此阴冷。我也不知道那塔是他的命根子啊。原来戎马生涯的将军，直到今天还不知人间情为何物啊，比我们国主可就差远了。”

韩让之说：“和南唐国主比，那当然不用说了，国主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最后江山没了，美人也没了。水丘将军没有美人，就一门心思地对付江山。他们就是两种人。你们若拿出对待李煜的心情对他，你们就大大错了。”

听到这里花蕊又急了，抢着咨询韩让之：“韩大夫那你看我怎么办啊，我是素面朝天还是浓妆艳抹啊，眼看着就该我出场了。”

“美人们这就给我出难题了，我除了知道千万别碰他那个小铜塔之外，别的还真没琢磨透，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能过他那关。”

美人们急得就个个拉着韩大夫的衣衫又叽里呱啦

争执起来，惟有当归夫人置之度外。

大军归乡的漂流很轻松，朝奉大夫韩让之把一切都打点得很舒服。他的主要任务，除了让归来的将士们吃好住好，就是让水丘将军一一过目回朝后将进献于国主钱俶的从金陵带回的贡品。这个人们一致公认的聪明小人就这样步入吴越国年轻将军的视野，用他那因为夜生活过多而嘶哑的嗓门禀报：“托塔将军，美人们重新安排好，就等您再过目了。”

水丘执雷非常不习惯这个吴越国主钱俶刚刚授予他的荣誉称号，也不喜欢钱俶给他派来的这个名叫韩让之的朝奉大夫，至于韩让之所报之事，更与他此刻心情南辕北辙。他的生涯中尚未出现“美人”这个字眼，他近三十年的经历从他的外表就可以看得一览无余——左手的塔与右手的剑——他的生涯是由佛事与战事组成的。

战事已定，佛事未至，宝剑暂置鞘中，不免以笔代之。自橹舟战船从金陵城下扬子江头起航，将军大部分时间，就一直坐在帐中练他的书法。吴越国上至国主下至百姓，对书法都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这或者是与吴越国热土二王的兰亭遗风有关，将军也未免其风。

水丘将军以往是一直习怀素之狂草的，自攻入金陵，在南唐宫中见了李煜的金错刀书法后，竟然沉醉于这亡国之君那自成一体的风格，数月来，横刀跃马之余，他一直在潜心于这种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的字体，甚至把李煜宫中一向收藏的李廷珪墨、澄心堂